

# 因两门课挂科 阜南一大学生失联9年

13年前,阜阳市阜南县公桥乡的老李家飞出了一只“金凤凰”,他们家的六儿子李禹(化名)考上了淮北师范大学。然而,四年之后,就在毕业的那一年,李禹却突然失踪了。

整整9年,李禹的家人不停地在寻找着,他们到过学校、访问过同学,拜托外出务工的乡亲帮忙寻找;整整9年,李禹的母亲没敢换过家里的固定电话号码,生怕哪天儿子会打电话回来;整整9年,李禹的母亲都在担心、煎熬、思念和等待中度过。直到4月11日等来了一个陌生人的电话……

■ 朱宗保 星级记者 刘海泉

## 遇民警询问透露真实身份

今年4月11日8时,淮南市公安局淮舜分局谢桥治安大队副大队长杨景双在带队巡逻中,发现对面走来一个大约30多岁的男子,他衣着干净却面容憔悴,看见了民警却又似乎想躲闪。职业的敏感,让杨景双决定对其依法盘查,然而一番询问后,这名男子既没有身份证,也无法将自己“介绍”清楚。随后,民警们将其带回大队询问。

落座后,男子先后报了两个名字,结果查无此人。故意隐瞒真实身份,难道是在逃人员?民警决定加大询问力度。无奈之下,这名男子又报出了一个身份证号码,但民警查询后发现,这个身份证号码的主人,户口已经被注销。随后,民警一边将该男子拍照后上传分局刑警大队进行比对,一边要求他提供家人、亲戚或者其他的信息来证明其身份。

过了一会儿,男子小声说道:“我叫李禹,家在阜南,我还记得家里的固定电话号码,但我很多年没打过了,不知道还能不能打通。还有那个身份证号码真是我的,我以前是淮北师范大学的学生。”

民警问:“你难道不回家吗?”男子说:“我9年没回家了,也没跟家里人联系过。因为没拿到毕业证,我没脸见他们。”

## 多方查证还原事情真相

为了查证,民警带着男子来到他的住处,那是一户废弃的空置房,破门烂窗下,摆着一张铺着棉被的床,除此以外空无一物。接着,民警谨慎地拨通了那个固定电话。

“喂,请问是李禹家吗?”电话那头一番

沉寂后,传来一个苍老的女声,“是!李禹是我儿子,你是哪里?”情况未明,民警敷衍两句后挂断了电话。

民警紧接着联系到了淮北师范大学教务处、保卫科以及辖区派出所进行查访,回应是,李禹确系该校2005级学生,但后来无故失踪、杳无音信,辖区派出所多方联系无果后,注销了他的集体户口。这时,分局刑警大队也反馈消息,经比对,此人不是在逃人员。民警们终于确定,眼前的这个人就是失踪了9年的大学生李禹,而电话那头的人,正是苦等了9年的李禹母亲。

此时,李禹在民警面前打开了“话匣子”。原来,2009年毕业那年,他有两门功课挂科,导致没拿到毕业证。他回到家里要钱,准备回学校继续学习补考,但对于一个有着7个孩子的农村家庭,这同样也是负担。带着钱和哥哥的埋怨,压抑的李禹来到了阜南火车站准备到淮北。

这时意外发生了,他的钱包和身份证丢了。再回家要钱,张不开嘴;返回学校,又身无分文。在火车站广场,李禹坐了很久很久,最后他起身向远处一个亮着灯的工地走去。在那个工地李禹打了两年小工,又辗转来到谢桥干了两年,后来工程结束,就靠打散工度日。他就这么漂泊了9年,硬是没往家里打一个电话。

“喂,你是李禹母亲吗?我是警察,李禹在我们这儿,他没事儿。”当杨景双再拨通李禹家的电话说了这些话后,李禹的母亲嚎啕大哭,半天没有说出话来。很快,她在李禹外甥的陪同下来到了谢桥治安大队。时隔9年,母子相见,两个人声未出,泪先流……

## 编后语:我们不要玻璃心

一颗易碎玻璃心,是奔跑的年轻人最致命的内伤。仅仅因为两门功课挂科拿不到毕业证,就自暴自弃,断绝与家人的联系流浪四方整整9年,李禹的选择让人焦急又无语。

老祖宗早就感慨过,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只要还在呼吸,挫折、纠结、愤怒、痛苦,这些灰色情绪就会不定时阻击你的生活,这根本就是人生常态。希望李禹以及让正在阅读新闻的你警醒——人的一生,有许多故事,方向盘稍有偏离,故事就变成事故。



为进一步加大禁毒宣传力度,增加辖区群众对禁毒法律法规的了解,提高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和参与禁毒的积极性。4月11日下午,淮南市公安局淮舜分局顾桂派出所民警深入辖区开展禁毒宣传活动。

■ 张君 记者 吴传贤

## 周维炯:红军早期军事领路人



1929年5月6日,在大别山腹地金寨县西部地区(现属河南商城县南乡),爆发了震撼鄂豫皖三省的立夏起义,建立了以周维炯为师长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这支红军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为创建鄂豫皖根据地和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作出了重大贡献。

周维炯1908年出生于金寨县白沙河楼房村,1924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5月中旬,中共六安县委派人邀请红三十二师支援与商南毗连的六安六区武装起义。周维炯亲率红三十二师活捉了六区联保董汪建青,建立了六安六区游击队。

1930年1月,中共六安中心县委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三师,徐百川任师长。周维炯很快同三十三师取得联系,准备向东扫除商南和皖西边界残敌,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经协商,成立了前敌指挥部,周维炯和徐百川分任正副指挥,兵分两路,南北合击。仅20天时间,全部歼敌和驱逐了麻埠、独山一带数股顽敌,缴枪50多支。4月初,两路红军在地方赤卫队配合下,一举攻克了霍山县城。

豫南和皖西根据地连接后,周维炯迅速率红三十二师向西横扫盘踞在长岭关、松子关等险关隘口之敌,打通了鄂东的要道,鄂东、豫南根据地也连成一片。从此,鄂豫皖三省边区根据地连成一个整体,三支红军发展到2100多人,并有近万人的赤卫武装。同时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扩大红军和建立工农政权等运动。

1930年4月,中共中央指示鄂豫皖红军十一军三十一师、三十二师、三十三师改编为红一军第一、二、三师。周维炯任第三师师长。6月中旬,红二、三师又一次攻打霍山县城,全歼守城民团1000多人。驻六安潘善斋新编第五旅前来反扑,周维炯率部中途伏击,俘敌副旅长以下700多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

由于中共党内“左”倾路线的统治,豫皖根据地重新陷入魔掌。12月中旬,周维炯率部包围了金家寨之敌,激战三小时,全歼守敌8个民团和四十六师1个营共1500余人。接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麻埠、独山、叶集、苏家埠、韩摆渡和霍山顽敌,全部恢复了皖西根据地。

1931年初,红四军成立,周维炯任十一师副师长兼三十三团团团长。3月1日,得悉一列敌车向信阳南开,周维炯亲自率领三十三团奔往李家寨车站,控制了全站人员和设备,拆除车站以南的铁轨,在站台上布置伏击。此役毙敌千余人,俘岳维峻以下官兵5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6000多支,迫击炮10门,山炮4门。这是鄂豫皖红军成立以来一次俘敌最多、缴获最大的胜利。

1931年8-9月,周维炯率红军南下强攻英山城,接连取得大捷。正当红军向残敌追击时,时任中共鄂豫皖分局书记、军委分会主席张国焘指责红军南下是违反他的“威逼安庆,震撼南京”命令,是“反革命行为”。从此,便开始了他排除异己的罪恶行径。此时,蒋介石正设计离间红军将领,于是,张国焘便以“反革命”“改组派”等莫须有罪名,将包括周维炯、许继慎、萧方、熊受暄等一大批红军指挥员逮捕处死。周维炯时年24岁。 ■ 记者 于彩丽

## 霍山东西溪:泉水养出致富鱼



记者近日来到六安市霍山县东西溪乡东溪村,在村里的鱼塘边,时不时可以见到半米多长的草鱼从水面跃起,激起一片涟漪。

“我们村地处江淮分水岭之间,山里流出的泉水都是源头水,没有任何污染。利用当地泉水资源发展养殖业、增加收入,真是一件两全其美的好事!”东溪村村民潘家才告诉记者。从2006年起,潘家才就在村里养鱼。

“山泉水养鱼,肉质嫩滑,味道鲜美,而且没有土腥味。”潘家才说,他用山泉水养的鲜鱼一上市便成了抢手货。到2015年,他流转承包的鱼塘达到100多亩,年产活鱼5万多公斤,年销售额达几十万元。

尽管泉水鱼销量一直不差,但是因为地处

偏远,潘家才的鱼只能在县域内销售,很难走出霍山县城。如何才能提高养鱼的收益呢?潘家才想到了网络销售。2015年,他开始尝试加工鱼干和瓦块鱼,在网上做起了鱼干生意。

“我们的产品挂到网上后,销路很快就打开了。泉水鱼干批发价达到了每公斤13元,零售价超过了20元。”潘家才告诉记者,2016年,他总共在网上销售了价值100多万元的鱼干和瓦块鱼,占到他全年总销售额七成以上。

自家富了不能忘记身边的乡亲们,潘家才前些年发起成立了山泉生态渔业农业合作社。在他的带动和技术支持下,当地村民也效仿他用山泉水搞养殖。东溪村宏初组贫困户彭小民有10亩山塘,这几年跟着潘家才养泉水鱼尝到了甜头。

“我是2015年加入合作社的。潘家才向我传授技术,还回收我养的草鱼。去年,我靠养鱼赚了2万多元。”彭小民说。如今,东溪村有8户村民和潘家才合作养殖泉水鱼,还有30多个贫困户在他的合作社里务工,去年务工收入接近3万元。

“现在潘家才的泉水鱼,已经成为村民脱贫致富的重要载体。我们会进一步支持潘家才做大做强山泉水养鱼这个特色产业,帮助他筹建标准化厂房,提升泉水鱼加工产品的档次,提高周边百姓的收益。”东西溪乡党委副书记陈伟说。 ■ 本报记者